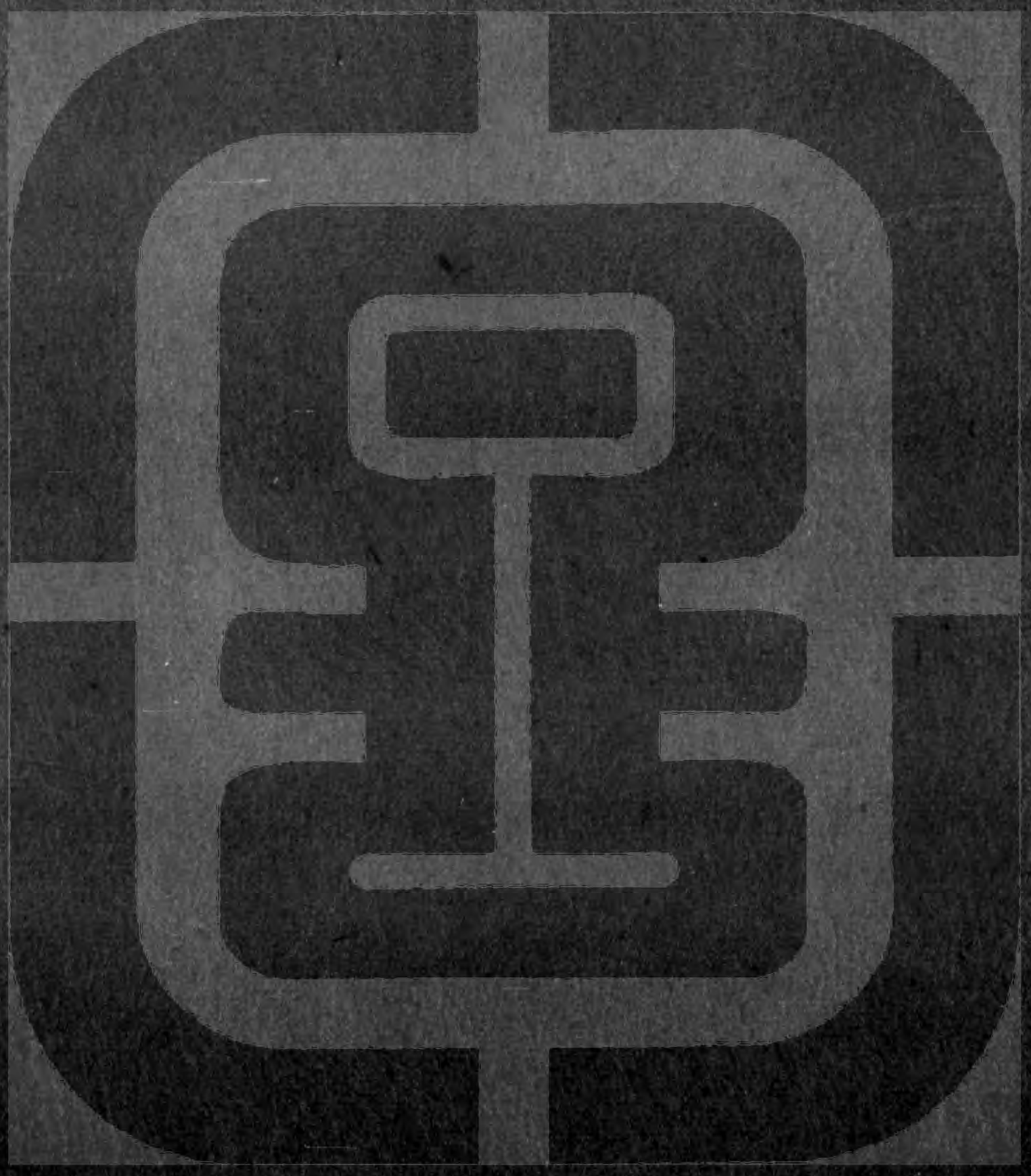

崔光子勣　第寻鴻

崔亮從第光韶　叔祖通固

崔光清河人本名孝伯字長仁孝文賜名焉祖曠從慕容德南渡河居青州之時水草豐饒民滅仕宋爲樂陵太守於河南立冀州置勃縣即爲東清河郡人縣人易更爲高平原吳人也父靈延宋長廣太守與宋冀州刺史崔道固共拒魏軍恭宗臨曜之平三齊光年十七隨父徙代家貧好學晝耕夜誦傭書以養父母太和六年拜中書博士著作郎與秘書丞李彪參撰國書再遷給事黃門侍郎甚爲

孝文所知待當白孝伯才給
宋也以參贊憲都謀謁尊
兼太宇少傳又以本官兼侍
省察所經跋敘古事因賦詩三十八篇還仍兼侍中以謀
謨之功進爵為伯光少有大度喜怒不見於色有毀惡之
者必善言以報雖見誣謗終不自申曲直皇興初有同郡
二人竝被掠為奴婢後詣光未哀光乃以二口贖免孝文
聞而嘉之雖勁機近未嘗留意文案唯從容論議參贊大
政而已孝文每對著書曰以崔光之高宇大量喜怒無意外
必謹二十年當作司空其見重如是宣武即位正除侍

中初光與諫議共撰國書太和之末彪卒著作寧以史事
任光彪卒以罪廢宣武居諒闇彪上表求成魏書詔許之
彪遂以白衣於祕書省撰著還先雖領史官以彪意在專功
表辭侍中著作以讓彪宣武不許遷太常卿領齊州大中
正正始元年夏有曲事史元願獻關西足四疆雞詔散騎侍
郎趙邕以問光光表曰臣謹案漢書五行志宣帝黃龍元
年未央殿路軨中雌雞化為雄毛羣而不鳴不將無距元
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為雄冠距鳴將永
光中有獻雄雞生角劉向以為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君小
臣執事為政之象也言小臣將乘君之威以害政事猶石

顯比貞觀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靈帝光和元年南宮
寺雌雞欲化爲雄一身皆似雄但頭冠上未變詔以問議
郎蔡邕邕對曰雞之不恭則有雞禍臣竊推之頭爲元首
人君之象也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
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爲患滋大
矣向邕並博達之士考物驗事信而有證誠可畏也臣以
邕言推之翅足眾多亦羣下相助之象雞而未大脚明
差小亦其勢尚微易制御也臣聞災異之見皆所以示書
凶明君覩之而懼乃能招福闇主覩之彌慢所用致禍詩
書春秋秦漢之事多矣此皆陛下所觀者今或有自賤而
貴闕領政事始亦前代若房之匹比者南境死亡千計白
骨橫野存有酷恨之痛破爲怨傷之魂義陽也師盛夏未
反荊蠻狡猾征人淹次棄州轉輸多往無還百姓困窮綏
緤以殞北方霜降弊劇事羣生憔悴莫甚於今此亦賈
誼哭歎爲永初諫之時可寤行戮君爲之不舉陛下爲人
父母所宜矜恤國重戎戰用兵猶火內外怨弊易以亂離
陛下縱欲忽天下豈不仰念太祖取之艱難先帝經營勑
勞也誠願陛下留聰明之鑒警戒之地之意禮處左右節

貴越往者登通重賢之盛愛之正所以害之又躬饗如平
宴宗或關時應親享郊廟延敬諸父檢訪四方務加休息
矣發慈旨撫振貧孽簡費山池減撤聲欲晝存政道夜以
安身博采勠義進賢黜佞則兆庶幸甚妖弭慶進禎祥集
光逾重二年八月光表曰去二十八日有物出于太極之
西序敖以示臣臣案其形即莊子所謂烝成菌者也又云
朝菌不終晦朔雞鬥周所稱蠢蠢齐而伐朝菌指言衆氣
聲長非有根種孳脆之質彫殞速易不延旬月無擬蕭斧
又多生墟落無濕之地旦起殿堂高華之所介極宇崇麗

壇築工密
足異也夫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古人以爲敗亡之象然懼
災脩德咸致休應家利而怪先國興而妖滅是故桑
穀拱庭太戊以昌雊雉集鼎武丁用熙自比鴟鵂巢于廟
殷梟服鳴於宮寢蘭生賓階軒坐之正準諸往記信可爲
誡且東南未靜兵革不息郊甸之內大旱踰時人勞物悴
莫此之甚承天子育者所宜矜恤伏願陛下追殷二宗感
變之意側躬聳誡惟新聖道節夜飲之忻強朝御之膳養
方富之年保金玉之性則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等於山岳
四年除中書舍人永平元年秋將誅元愉妥李氏羣官無

敢言者救光為詔光遂巡不作奏自伏聞當刑元愉妻李加之屠割妖惑扇亂誠合此罪但外人竊云李令懷妊例待分產且臣尋諸舊典兼推近事載至剖胎謂之虐刑絕紂之主乃行斯事君舉必書義無隱諱酷而乖法何以示後陛下春秋已長未有儲副皇子襁褓至有天失臣之愚識知無不言乞停李獄以俟育孕帝納之延昌元年遷中書監侍中如故二年宣武幸東宮召光與黃門甄琛廣陽王深等竝賜坐詔光曰卿是朕西臺天臣當令為太子師傅光起拜固辭詔不許即令明帝出焉從者十餘人敕以光為傅之意令明帝拜光光又拜辭不當受太子拜復不

家許明帝遂南面再拜詹事王顯啓請從太子拜於是宮臣畢拜光北面立不敢荅拜唯西面拜謝而出於是賜光繡采一百匹琛深各有差尋授太子少傅遷右光祿大夫侍中監如故四年正月宣武夜崩光與侍中領軍將軍于忠迎明帝於東宮安撫內外光有力焉帝崩後二日廣平王懷狀疾入臨以母弟之親徑至太極西廡哀慟禁內呼侍中黃門領軍二衛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須入見主上諸人皆悵然相視無敢抗對者光獨攘袂扼杖引漢光武初崩太尉趙憙橫劒當階皆推下親王故事辭色甚厲聞者莫不称善壯光理義有據懷袁決俱止云侍中以古事裁

我我不敢不服於是遂還左右致謝初永平四年以
黃門郎孫惠薦代光領著作惠薦首尾五歲無所厝懷至
是尚書令任城王澄表光宜還史任於是詔光還領著作
遷時進以奉迎明帝功封博平縣公領国子祭酒詔乘步
挽於雲龍門出入尋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靈太后臨
朝後光累表遜位于忠擅權崔光依附之及忠捐祓疎黜光
并送章綬冠服字土表至十餘上靈太后優答不許有司
奏追于忠及先封邑熙平元年二月太師高陽王雍等奏
舉光授明帝經初光有德於靈太后四月更封光平恩縣
侯以朝陽伯轉授第二子最其月敕賜羊車一乘時靈太

后臨朝每於後園親執弓矢光乃表上中古婦人文章因
以致諫是秋靈太后頻幸王公第宅光表諫曰禮記云諸
侯非問疾弔喪入諸臣之家謂之君臣為諸不言王后夫
人明無適臣家之義矣父母在有時歸寧親沒使卿大
夫聘春秋紀陳宋齊之女並為周王后無適本国之事是
制深於士大夫許嫁言兄又義不得衛女思歸以禮自抑
載馳竹竿所為作也漢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祖母
親為宰輔后猶御武帷以接羣臣示男女之別国之大節
伯姬待姆之教炎炀焚燬姜侯命忍赴洪流傳皆綴集以垂
來訓昨車為誡出幸馮翊君任城王第雖漸中秋餘熱尚

蒸衎蓋往還聖躬煩倦左右僕侍衆過千百扶衛跋涉袍
紬在身皆人稱陛下甚樂臣等至苦或其事也但帝族方
行勳貴增遷祇請遂多將成彝式陛下遵酌前王貽厥後
炬天下爲公億兆已任專慶郊廟朝廷決大政輔神養和簡
息游幸則率土屬賴含生仰悅矣神龜元年光表曰壽石
經之作起自炎劉晉來雖屢經戎乱猶未大崩侵如聞往
者刺史臨州多構圖寺官私顯隱漸力剥撤由是經石彌
減文字增缺今求遣国子博士一人堪任幹事者專主周
視驅禁田牧制其踐穢料閱碑牒所失次第量厥補綴詔
曰此乃學者之根原不朽之求格便可一依公表光乃令
國子博士李郁與助教韓神固劉嶷等勘校石經具發起
計料石功并字多少欲補脩之後顯太后廢遂寢二年八
月靈太后幸永寧寺躬登九層佛圖光表諫曰伏見親昇
上級佇踵表刺之下祇心圓橫誠爲福善聖躬下趾非所
踐涉臣庶惶惶竊謂未可九月靈太后幸嵩山佛寺光上
表讓不從正光二年冬晡沂川杖衣服二年春明帝親釋
奠國學光執經講論百寮畢列司徒臣元禮頻上表以
位讓光四月以光爲司徒侍中國子祭酒領著作如故光
表固辭壓至終不肯受自獲黍於鷰鳥於宮內認以示光
光泣曰此即詩所謂有鷰于飛梁解之矣鷰也養惡之鳥野

澤所育不應入於殿廷昔親民黃初中有鵁鶄集於靈芝池文帝下詔以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博求賢俊太祖華歆由此遜位而讓管寧者也臣聞野物入舍古人以爲不善是以張弩弢惡鴞賈誼忌服鵩鳥梟集而去前王猶爲至誡況今親入宮禁爲人所獲方被畜養晏然不以爲懼準啄一食之費容過斤溢今春夏陽旱穀糧稍貴鵁鶄窘之家時有來巡陛下爲人父母撫之如傷豈可棄人養鳥留意於酏形惡聲哉衛侯好鶴曹伯愛鵝身死國滅可爲寒心願遠師殷宗近法魏相脩德進賢消災禦慶放無用之物

棄之川澤取樂琴書願養神性明帝覽表大悅即棄之池澤多詔光與安豐王延明議定中興三年六月詔光乘輿臨光疾詔斷賓客中使相望爲上聲樂罷諸游眺拜長子勵爲齊州刺史十一月疾甚敕子姪等曰吾荷先帝厚恩位至於此史功不成殺有遺恨汝等速可送我還宅氣力雖微神明不亂至第而薨年七十三明帝聞而悲泣中使相尋詔給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六十萬一千匹蠟四百斤大鴻臚監護喪事車駕親臨撫冗慟哭

御車還宮流涕於路爲減常膳言則追傷每至光坐講讀之處未嘗不改容悽悼贈太傅領尚書令驃騎大將軍開府冀州刺史侍中如故又敕加後部鼓吹班劍依太保廣陽王故事謚文宣明帝追喪建春門外望輀哀感儒者榮之初光太和中依宮商角徵羽本音而爲五韻詩以贈李得而已常慕胡廣黃瓊爲人故爲氣質者所不重始領軍于忠以光舊德事之元义於光亦深宗敬及鄧祚裴植見殺清河王懌遇禍光避時侻仰竟不言救於是天下識之

閻貴達平所申薦爲賀啓其妥壻劉敬徽云敬徽爲荆州五隴戍主女隨夫行常慮寇拙南北分張乞爲徐州達兼別駕暫集京師明帝許之時人比之張禹光初爲黃門則讓宋弁爲中書監讓汝南王悅爲太常讓劉芳爲少傅讓元暉穆紹甄琛爲國子祭酒諠聖清河王懌侍坐澄王澄爲車騎儀同讓江陽王 不虞讓太尉父胡國珍皆顧望時情議者以爲矯飾崇信佛法禮拜讀誦老而逾甚終日怡怡未嘗憙忿嘗於門下省書坐讀經有鴿飛集膝前遂入於懷緣臂上有父之乃去道俗讚詠詩頌者數十人每爲沙門朝貴請講維摩十 聽者常數百人即爲二經

義疏三十餘卷識者以其疎略凡所爲詩賦銘贊該頌表啓數百篇五十餘卷集爲文集行於世子勵字彥德器學才德最有父風舉秀才中軍兼其王參軍祕書郎中以父光爲著作固辭不拜後除中書侍郎領軍將軍元忠爲明堂大將以勵爲長史與從兄鴻俱有名於世父光疾甚拜正員將軍齊州刺史侍父疾衣不解帶及憂孝明每加存慰光薨本鄉詔遣主書張文伯宣弔孝昌元年除太尉長史襲父爵建義初遇害河陰贈侍中衛將軍青州刺史勵弟劼字彥玄少清虛寡欲好學有家風魏末累遷中書侍郎興和一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于梁天保初以議禪代除給事黃門侍郎加國子祭酒直內省典機密清儉勤慎甚爲齊文宣所知每入言事或連夜繼晝以爲不可由是忤意出爲南兗州刺史有政績入爲祕書監齊州大中正遷并省度支尚書俄授京省尋轉五兵尚書監國子皇閣之中見稱簡正武成之將禪後主先以問劼劼諫書儀同三司食文登縣幹尋除中書令加開府待詔文林館監脩撰新書甚贈齊州刺史尚書左僕射諡文貞初和士開擅朝曲求物譽諸公因此頗爲子弟干祿世門之冒多處京官而劼二子拱榦並爲外任第廬之盛公謂劼曰拱幸得不凡何不在省府中清華之所而並出外藩劼曰

立身來耶以言自達今若進兒與身何異卒如不歎服劼常恨魏收書欲更作編年紀而未能就光弟敬友本州從事頗有受納御史案之乃與寺老俱逃後除梁郡太守會遷所生憂不拜敬友清儉身履節約景明初詔經兇喪之後遂兼食終身恭甫接下脩身厲節自景明已降頻歲饑寒請丐者皆取足而去又置逆旅於耆然山南大路之北設食以供行者卒于家弟子滿鴻字彥鸞小好讀書博綜經史稍遷尚書都兵郎中詔太師彭城王勰以下公卿朝士儒學有名者二十人議定律令於尚書上省鴻與光侯在其中時論榮之後為三公郎中加冠外散騎常侍延昌二年將大考百寮敕以考令於體例不通乃建議曰竊惟考績幽明揚清激濁故續漢能官才必稱位若朝昇夕進豈拘一階半級者哉二漢以降太和以前苟必官須此人稱此職或超騰昇陟數歲而至公鄉或長兼試守稱允當遷進若拔卷則人人而是舉目則朝貴皆然故能時收多士之譽國號豐賢之美竊見景明以來考格三年成一考一考轉一階貴賤內外萬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問賢愚莫不上中下與不肖比肩同轉雖有善政如黃龍鳳儒學如王鄭文苑如張蔡得一分一寸必爲常流所攀遷

曹亦抑篇一　鑿不宜墜先別琴瑟不調改而更張崔明旨已行猶宜消息武帝不從三年鴻以父憂解任甘露降其京兆前樹十一月立武以本官數歲門平復有甘露降其京兆宅之庭樹後遷中散大夫高陽王文仍領郎中正光元年加前將軍儀同三司太傅錄尚書事文武朝廷莫不畏而敬之鴻起居注光撰魏史徒有卷目初未成書而薨所以會子成仕所成但須記錄時事以寺後人臨蒞言鴻於本官修撰國史著作郎孝昌初拜給事黃門侍郎尋加散騎常侍齊州大中正在中甫半未有所就尋卒贈鎮東將軍度支尚書青州史鴻弱冠便有著述志見晉魏前史皆成一家無所措

表　詔

以劉元海石勒慕容廆苻健慕容皝姚萇慕容德赫連丕子張軌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禿髮烏孤李暠沮渠蒙遜馮跋等竝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國書未有統一　鴻乃撰爲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因其舊記時有增損貶焉鴻二世仕江左故不録僭晉劉蕃之書又恐識者責之未敢出行於外宣武聞其撰録遺散騎常侍趙邕詔鴻曰聞鄉樂定諸史甚有條貫便可隨成者送至朕當於機事之暇覽之鴻以其書有與國初相涉言多失體且既訖不奏聞後興起君乃遣載其表曰臣聞帝王之興也雖誕應圖籙然必有驅除蓋所以翦彼夜慝政成此樂推故戰國紛紜年

過十紀而漢祖亮殄羣豪開四百之業歷文景之懷柔繼
夏世宗之奮揚威武始得涼朝同文特越一軌於是談遷
感漢德之盛痛諸史放絕乃鈴括舊書著成太史所謂紹
茲人事光彼天時之義也昔晉惠不競華戎亂起三帝受
制於姦臣二皇晏駕於非所五都蕭條鞠爲煨燼趙既先
爲長蛇遼海緬成殊域中原無主八十餘年遺晉僻遼勢
略孤微入殘兵華軼所歸控皇魏龍潛幽代內脩德政外
抗諸偽并冀之人懷寶之士襁負而至者日月相尋太祖
道武皇帝以神武之姿接會行之運應天順人龍飛受命
太宗明世重光業隆六葉世祖雄才敞略開疆闢威靈震戰

兼脩掃清氛穢歲垂四紀而憂字一同百姓始得陶然不
息欣於堯舜之代自晉永寧以後雖所在稱兵競自尊樹
而能建邦命氏成爲戰國者十有六家善惡興滅之形則
兵乖會之道亦足以垂之將來明勸戒但諸史殘缺體
例全虧編錄紛謬繁略失所宜審正同異定爲一書誠知
敢謝允南才非承祚然國志史考之美竊亦斟所聞焉幾冶
自景明之初搜集諸國舊史屬遷京南爾卒多分散求諸
公私駈馳數歲又臣家貧禄薄唯任孤力至於書寫所資
每不周接暨正始元年寫乃向備謹於吏案之暇草撰此
書區分時事各繫本録稽以長歷考諸舊志刪正差謬定

爲實録商較大略著春秋百篇至三年之末草成九十五
卷唯常璩所撰李稚父子據蜀時書録訪求不獲所以未及
善成輟筆私求七載于今此書本江南撰録恐中國所無
非臣私力所能終得其起兵僭號事之始末乃亦頗有但
不得此書懼簡略不成久思陳奏乞敕緣邊求採但愚賤
無因不敢輕瀆散騎常侍太常少卿荆州大中正趙邕忽
宣明旨敕臣送呈不悟九皇徵志乃得上聞奉敕欣惶憂
懼兼至今謹以所訖着附臣邕呈奏臣又别作序例一卷
年志一卷仰表皇朝統括大義俯明愚臣着録徵體徒竊
慕古人立言美意文至蹈鄙無一可觀簡御之日伏深慙

悸踧意如此自正光以前不敢顯行其書自後以其伯光
貴重當朝知時人未能發明其事乃頗傳讀然鴻經綜既
廣多有違誤至道武天興二年慕容超禽於廣固鴻又以爲在
改在元年明元永興二年姚興改號鴻始而鴻以爲
元年太常二年姚泓敗於長安而鴻亦以爲滅在元年如
此之失多不勝正子子元祕書郎後永安中乃奏其父書
稱臣亡秦散騎常侍黄門侍郎前將軍齊州大中正鴻正
始之末任蜀記言撰緝餘聞段迴刊著趙燕秦夏西涼乞伏
西蜀等遺載爲之贊序褒貶評論先朝之日草構悉一唯
有李雄蜀書搜索未獲闕茲一國遲留未成去正光三年

購訪始得討論遺訖而先百臣葉世凡十六國名爲春秋一百二卷近代之事最爲備悉未曾奏上弟敦宣流今寫一本敢以仰呈乞藏祕閣以廣異家字元後謀反事發逃竄會赦免壽爲其叔鴈所殺光從祖弟長文字景翰少亦從於代都聰敏有學識永安中累遷平州刺史以老還家專讀佛經不關世事卒贈齊州刺史謚曰貞子懋字德林徐州征東府長史長文從弟孚字文序有幹用爲東郡太守元顯篡逼郡界孚拒不從命棄郡走還鄉里孝莊還宮賜爵平原伯拜頓川六守頓有政績永熙初除東徐州刺史二年爲城人王早所害後贈驃騎將軍吏部尚書齊州刺史子宰襲爵受禪例降光族弟榮先字隆祖涉歷經史州辟主簿司鐸有文才位中散大夫鐸弟勤列

林懿

崔亮字敬儒清河東武城人魏中尉琰之後也高祖瓌爲慕容垂車騎屢冒祖輯南徙青州因仕宋爲太守祖脩之清河太守父元孫尚書郎青州刺史沈文秀之叛宋明帝使元孫討之爲文秀所害亮母房攜亮依其叔祖冀州刺史道固於歷城及慕容白曜平三齊內徙桑乾爲平齊人時年十歲常依季父紹之謂亮曰安能父事筆硯而沖當朝任事亮族兄光往依之

不住託李氏也彼家饒書因可得學亮曰弟妹飢輿豈容
獨飽自可覲書於市安能看人眉睫乎光言之於沖沖召
亮與語因謂曰比見鄉先人相命論使人胷中無復怵迫
之念今遂亡本鄉能記之不亮即爲誦之沖其兄子彥曰大崔生寬和
篤雅汝宜友之小崔生峭整清徹汝宜敬之二人終將大
至沖薦之爲中書博士轉議郎尋遷尚書二千石孝文在
洛欲氂革舊制選置百官謂羣臣曰與朕舉一吏部郎必
使才望兼允者給鄉一日假又一日孝文曰朕已得之不
煩鄉輩也驛徵亮爲吏部郎俄爲令中舍人遷中書侍

即兼尚書左丞亮雖顯任其妻不免親事舂簸孝文聞
之嘉其清貧詔賚野王令孝明親攻遷給事黃門侍郎仍
兼吏部郎領青州大中正亮自參選事重將十年廉愼明
決爲尚書郭祚所委每云非崔郎中選事不辦尋除散騎
常侍仍爲黃門遷度支尚書領御史中尉自遷都之後經
略四方又營洛邑費用甚廣亮在度支別立條格歲省億
計又議脩汴塞二渠以通漕運公私賴焉侍中廣平王懷
以母弟之親左右不遵憲法敕亮推究孝明禁懷不遏賓
客者又之後因宴集懷恃親使忿欲陵突亮亮乃正色責
之即起於孝明前脫冠請罪遂拜辭欲出孝明曰廣平巖

疎向來又醉鄉之所悉何乃如此也遂詔亮復坐令懷謝
焉亮以雖方正內亦承候時情宣傳左右郭神安頗於時
明識遇以弟託焉亮引為御史及神安敗後因使禁中考
明令兼侍中處昶宣旨責亮曰在法官何故受左右囑請
亮拜謝而已無以上對轉都官尚書又轉七兵領廷尉頃
加散騎常侍徐州刺史元帝撫御失和詔亮馳馹安撫亮
至効明勑以大辟勞賚緩急得以便宜從事亮撫百姓怡然除安西將軍雍州
刺史坊北渭水淺不通船行人艱阻亮謂寮佐曰昔杜預
乃造河梁況此有異長河且魏晉之日亦自有橋吾今決
欲營成咸曰水淺不必為浮橋況長無恒又不可施柱恐
難成立亮曰昔秦西咸陽橫橋度渭以像閣道此即以
為橋今唯慮長柱不可得耳會天大雨山水暴至浮出長
大數百根籍此為用橋遂成立百姓利之至今猶名崔公
橋亮性公清敏于斷決所在立號稱職三輔服其德政孝
明嘉之詔賜衣馬被褥後納其女為九嬪徵為大常卿攝
吏部事孝明初出為定州刺史梁左游擊將軍趙祖悅率
衆據硤石詔亮假鎮南將軍齊王蕭寶夤鎮東將軍韋武
王融安南將軍並使持節督諸軍以討之靈太后勞遣亮
等賜戎服雜物亮至硤石祖悅出城逆戰大破之祖悅侵
於城外置二柵欲拒軍亮焚擊破之亮與李崇為米陸之

期日日進攻而崇不至及李平至崇乃進軍共平硤石靈
太后賜亮璽書曰硤石既平大勢全舉淮堰孤危自必奔
遁若仍敢游魂此當易以立計禽翦蟻徒應仕旦夕將軍
推轂所馮親對其事處分經略宜共協齊必令得埽盪之
理盡彼遺燼也隨便守禦及分度掠截扼其咽喉防塞走
路期之全獲無令漏逸若畏威降首者自加蠲宥以仁爲
本任之雅筭以功進號鎮北將軍李平部分諸軍將水陸
兼[illegible]言攘賊亮遣平節度以疾請還隨表而發平表亮
輒還京失乘勝之機則水陸之會今處亮死上議靈太后
令曰亮去留自檀宜[illegible]經略雖有小悳豈免大咎但君攝

御萬機庶玆惡殺[illegible]特聽以功補過及平至亮與爭功於
禁中[illegible]於聲色尋除殿中尚書遷吏部尚書侍羽林新宮
張[illegible]之後靈太后令武官得依資入選官員既少應選者
多前尚書李韶循常擢人百姓大爲怨亮乃奏爲格制不
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爲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
者終於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灼然先用沈滯者皆稱
其能亮外甥司空諮議劉景安書讓亮曰殷周以鄉塾貢
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諦觀在昔莫不
審舉雖未盡美足應十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大不
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人才行

業空辨民姓高下至於取士之途不溥沙汰之理未精而
勇蜀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何反爲停年格以限之天
下士子誰復脩厲名行哉亮荅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
乘時徼幸復爲吏部尚書實其非也尚不如人況今朽老
而居帝難之任常思同升舉直以報明主之恩盡忠竭力
不爲貽厥之累昨爲此格有由而然今已爲汝所怪千載
之後誰知我哉可靜念吾言當爲汝論之吾兼正六爲吏
部尚二爲尚書銓衡所宜頗知之矣但古今不同時宜須
異何者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書尚書據狀量人授
職此乃與天下群賢共之爵人也吾謂當爾之時無遺才無

濫舉矣而汝猶云十收六七況今日之選事歸尚書以一
人之鑒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郎中而欲究鏡人
物何其多又管窺天而求其博哉今勳人甚多又羽林入選
武夫崛起不解書計唯可彎弓前驅指蹤捕噬而已忽令
垂組乘軒求其烹鮮之效未嘗操刀而使專割又武人至
多官員至少不可周溥設令十人共一官猶無官可授況
一人望一官何由可不然哉吾近面執不宜使武人入選
請賜其爵掌其祿既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限以停年耳
昔子產鑄刑書以救敝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汝以禮
難權宜哉仲尼云德我者春秋罪我者亦春秋吾之此指

其由是也但令當衆君子知吾意焉後駱琛元脩義城陽
王徽相繼為吏部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自是賢愚
貫涇渭無別魏之失才從亮始也歷侍中太常卿左光祿
大夫尚書右僕射時劉騰擅權亮託妻劉氏傾身事之故
頻年之中名位隆赫有識者譏之轉尚書僕射加散騎常
侍疽發於背明帝遣舍人問疾亮上表乞解僕射詔不許
尋卒詔給東園祕器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貞烈
亮不殆州讀杜預傳見其為人磬嘉其有濟時用遂教人
為碾及為僕射奏於水方橋東堰穀水造碓磑數十區其
利十倍國用便之所有三子士安士和士泰並強幹善於

當世士安歷尚書吏部郎卒於諫議大夫贈左將軍光州
刺史無子弟士和少子乾寧繼乾寧武定中尚書郎兵部郎
中初為司空主簿蕭寶夤之在關中高選僚佐以為
都督府長史時莫折念生遣使詐降寶夤表士和兼度支
尚書為隴右行臺令入秦撫慰為念生所害士泰歷給事
中司空從事中郎諫議大夫司空司馬明帝末荊蠻侵斥
以士泰為龍驤將軍一蠻別將事平以功賜爵五等男建
義初遇害於河陰贈都督青州刺史謚曰文肅子肇師
爵肇師少時踈放長遂變節更成謹厚涉獵經史頗工文
思天平初以通直散騎侍郎為慰勞青州使至齊州界為

上賊崔迦葉等拘斂逼與同事肇師執志不動喻以禍福賊遂拾之仍巡慰青部而還肇師以從弟乾茸同居伯母甚謹齊文襄堂言肇師合誅左右問其故曰崔鴻十六國春秋述諸僭偽而不及江東左右曰肇師與鴻別族乃止天保初以參定渾代禮儀封襄城縣男仍兼中書侍郎卒始鄴下有薛生者能相人言趙彥琛當大貴肇師因問已卷曰公門望雖高爵位不及趙終如其言亮弟敬默奉朝請亦方征虜長史贈南陽太守子思韶從亮征硤石以軍功賜爵武城子為冀州別駕敬默弟敬遠以其賤出殊不經紀論者譏焉

裴叔業

夏侯道遷

李元護

席法友

王世弼

江悅之

淳于誕

沈文秀

李苗
劉藻
傅永
傅豎眼
張烈
李叔彪
路恃慶
房亮
曹世表
滑永墓

朱元旭
裴叔業河東聞喜人魏冀州刺史徽之後也五世祖苞晉秦州刺史祖邕自河東居于襄陽父順宗兄叔寶仕宋齊並有名位叔業少有氣幹頗以爭略自許宋元徽末歷官為羽林監齊高帝驃騎行參軍齊受命累遷為寧蠻長史廣平太守叔業早與齊明帝共事明帝輔政以為心腹使領軍奄襲諸蕃鎮盡心用命及即位以為給事黃門侍郎封武昌縣伯孝文南次鍾離拜叔業為徐州刺史以水軍入淮帝令郎中裴聿往與之語叔業盛飾左右服飭以夸聿曰伯父儀服誠為美麗但恨不書游耳齊帝崩廢帝

即位誅大臣都下屢有變發叔業登壽春城北望肥水謂
部下曰鄉等欲富貴亦可辦耳未幾見徙南
兗州刺史會陳顯達圍建鄴叔業遣司馬李元護應之及
顯達敗而還叔業慮內難未已不願為南兗州齊廢主聲
臣弟法珍王咺之等疑其有異去來者竝云叔業北入叔
業兄子植颺瑜粲等棄母奔壽陽法珍等以其既在壍塹
且欲驅縻之白齋主遣中書舍人裴穆慰誘之許不須回
換叔業雖得停而憂懼不已時梁武帝為雍州刺史叔業
遣親人馬文載以自安之計訪之梁武帝曰雍州若能堅
據襄陽輒當勠力自保若不尒回面向北不失河南公梁
武報曰唯應送家還都以安慰之自然無患若意外相逼
當勒馬二百直出橫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事一舉可定若
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地相處河南公寧復可
得如此則南歸望絕矣叔業沉疑未決遣信詣豫州刺史
裨眞慶訪之北之宜眞慶答書盛陳朝廷風化叔業乃遣
子文之及兄女夫韋伯昕奉表內附景明元年正月宣武
詔授叔業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豫州刺史征南將軍封
閬陵郡公又賜叔業璽書遣彭城王勰尚書令王肅赴援
軍未度淮叔業病卒李元護席法友等推叔業兄子植監
州事詔贈叔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忠武公給

東園温明祕器子精之字文德仕亷隨郡王左常侍先卒
子譚紹封譚麤險好殺所乘牛馬為小驚逸手自殺之怒
孝事諸叔盡於子道國祿歲入每以分贍妹以此稱之位
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卒贈南豫州刺史謚曰敬子測字伯
源龍歷通直散騎侍郎天平中走於関中請之弟劦之字
文韶長者好施薦愛諸弟仕齊位羽林監入魏以父勳封
上蔡伯為東秦州刺史在州有清靜稱後徙封山茌縣遷
岐州刺史為隴賊所圍城陷賊以送上邽為莫折念生所
害贈青州刺史劦之弟謙之字幼重性輕率好琴書其内
弟柳諧善彈琴謙之師而微不及也位汝陽太守叔業長
兄子彥先少有志尚叔業以壽春入魏彥先主雍丘縣子
位勃海相卒謚曰惠恭彥先子約字元儉性頗剛鯁後襲
爵冀州大乘賊起敕為別將行勃海郡事城陷見害長子
英起武定末洛州刺史英起弟威起卒於齊王府中安參
軍贈鴻臚少卿彥先弟絢楊州中從事時楊州霖雨水入
城刺史李崇居城上繫船憑絢翠城南入數千家汎舟
南走高原謂崇還北遂與別駕鄭祖起等送子十四人於
梁崇勒水軍討之衆潰見獲投水而死植字文遠叔業兄
叔寶子也少而好學覽綜經史志長釋典善談理義隨叔
業在壽春叔業卒席法人柳玄達等共舉植監州祕叔業

喪問教命悉出於植矯以植爲冠
州刺史崇義縣侯入爲大鴻臚卿後以長子昕南叛有司
處之大辟詔特恕其罪以表勳誠尋除授揚州大中正出
爲瀛州刺史再遷度支尚書加金紫光祿大夫植性非杜
石所爲無恒兗州之遷也表請解官隱於嵩山宣武不許
深以爲怪然公私集論自言人門不後王爵恒朝廷數之
不高又爲尚書志意頗滿欲以政事爲己任謂人曰非我
須尚書尚書亦須我辭氣激揚見於言色及入參議論時
對衆官面有譏毀又表毀征南將軍田益宗言華夷異類
不應在百世衣冠之上率多侵侮皆此類也侍中干寶黃
門元昭覺之切齒寢而不寐
又奏羊祉告植姑子皇甫仲達云受植子旨遂詐稱被詔
率合部曲欲圖領軍于忠賴忠自若遣令子弟命盡之後剪落
殺之朝野彌冤皓終神志自若遣令子弟命盡之後剪落
鬚髮被以法服以沙門禮葬于嵩高之陰初植與僕射郭
祈都水使者韋儁等同時見害後祁儁事雪加贈而植追
復封爵而已植故吏勃海刀沖上疏訟之於是贈尚書僕
射楊州刺史乃改葬植母夏侯氏道　遷姊也性甚剛峻於
諸子皆如嚴君長成後非衣帢不見小有罪過必束帶伏
階經五三日乃引見之督以嚴訓唯少子衍得以常服見

之旦夕溫清植在瀛州也其母年踰七十以身爲婢自施三寶布衣麻菲手執箕帚於沙門寺掃洒植弟踰棻行立亦奴僕之服泣涕而從有感道俗諮子各以布帛數百贖免其母於是出家爲比丘入嵩高積歲乃還家植既長嫡母文年老其在州數歲以妻子自隨雖自州送祿奉母之贍諸弟而各別資財同居異爨一門數竈蓋亦染江南之俗也論者譏焉植弟颺壯果有謀略在齊以軍功位驍騎將軍入魏爲南司州刺史封義陽縣伯詔命未至爲賊所殺建爵爲侯宣武以颺勳效未立而卒其子烱不得襲封明帝初烱行貨於執事乃封城平縣伯烱字休光小字黃頭頗有文學善事權門領軍元乂納其金帛除鎮遠將軍散騎常侍楊州大中正進爵爲侯改封高城尋兼尚書出爲東郡太守爲城人所害贈散騎常侍青州刺史謚曰簡颺弟瑜字文璵封下密縣子試守滎陽郡坐虐暴殺人免官後徙封灌津子卒於勃海太守贈豫州刺史謚曰定瑜弟棻字文亮封舒縣子沉重善風儀頗以驕豪爲失歷正平恒農二郡太守高陽王雍貿乂事屬棻棻不從雍甚爲恨後因九日馬射敕幾內太守皆赴京師雍時爲州牧棻脩謁雍含怒待之棻神情閑邁舉止抑揚雍目而不覺解及坐定謂棻曰可更爲一行棻俛下席爲行從容而

出坐事免後宣武聞燊善自攝置欲觀其風度令傳詔就
家急召之須臾間使者相屬合家恒懼不測所以燊更恬
然神色不變帝歎異之時僕射高肇以外戚之貴勢傾一
時朝士見者咸望塵拜謁燊候肇唯長揖而已及還家人
尤責之燊曰何可自同凡俗也又嘗詣清河王懌下車始
進便屬暴雨燊容步舒雅不以霑濡改節懌乃令人持蓋
覆之歎謂左右曰何代無奇人性好釋學一親昇講座雖
持義未精而風韻可重但不涉經史終爲知音所輕後爲
揚州大中正中書令明帝釋奠以爲侍講轉金紫光祿大
夫元顥入洛以燊爲西兗州刺史尋爲濮陽太守崔巨倫

所

棄州入嵩高山鄧隱帝初復爲中書令後正月晦帝
出臨洛濱燊起御前再拜上壽酒帝曰昔北海入朝鼈龜
神器爾日卿戒之以酒今欲我飲何異於往情燊曰北海
志在沈湎故諫其所失陛下齊聖溫克臣敢獻微誠帝曰
甚愧來譬仍爲命酌孝武初出爲驃騎大將軍膠州刺史
屬時元旱土人勸令禱於海神燊憚違衆人乃爲祈請直
據胡床舉盃曰僕白君左右云前後例皆拜謁燊曰五岳
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安有方伯致禮海神平不肯拜時昔
州叛賊取翔寇亂三齊燊唯高譚虛論不事防禦之術翔
乘其無備掩襲州城左右白言賊至燊云豈有此理左右

又言已入州門梁乃徐云取王可引上聽事自餘部衆直
付城人不達時變如此尋爲翔害送首於梁子含字文若
負外散騎侍郎梁弟衍字文舒學識優於諸兄才亦過之
幸親以孝聞兼有將略仕齊位陰乎太守歸魏授通直郎
衍堅辭朝命上表請隱嵩高詔從之寓弋未稍以出山干
祿執事後歷建興河內二郡太守歷二郡康貞寡欲善撫
百姓人吏追思之孝昌初梁將曹敬宗寇荊州詔衍爲別
將與恒農太守王罷救荊州衍大破之荊州圍解除北道
都督鎮鄴西之武城封安陽縣子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
潛圖叛逆衍覺其有異密表陳之尋而鑒所部別將稽宗

馳驛告變乃詔衍與諸將貢源子邕李神軌等討鑒平之除
相州刺史北道大都督進封臨汝縣公詔衍與子邕北討
簡榮軍敗見害贈車騎大將軍司空相州刺史子嵩襲叔
業之歸魏又有尹祉柳玄達韋伯昕皇甫光梁祐崔高客
間慶胤柳僧習並預其功祉天水冀人仕齊位陳郡太
守與叔業參謀歸誠歷南司州刺史柳玄達河東解人頗
涉經史仕齊諸王參軍與叔業姻婭周旋叔業獻款玄達
贊成其計入魏除司徒諮議參軍封南頓縣子卒改封夏
陽縣子絳襲絳弟遠字季雲性麤放無拘檢時人或謂之
柳癡好彈琴耽酒時有文詠孝武初除儀同開府參軍事

放情琴酒之間每出行返家人或問消息荅云無所聞縱
聞亦不解後客遊至平原玄達弟玄瑜位給事中太守卓子諧頗
有文學善鼓琴以新聲手勢京師士子翕然從學除著作
佐郎於河陰遇害高伯昕京兆杜陵人學尚有壯氣自以
才智優於裴植常輕之植族之知雖即彥先之妹夫也叔
業以其有大志故遣子劣之爲質入魏封零陵縣男歷南
陽太守坐事免後拜員外散騎常侍加中壘將軍告裴植
謀爲亂縣植坐死後百餘日伯昕亦病卒臨亡見植爲祟
曰公裴尚書冤不獨見由何以見怒皇甫光安定人美鬚
髯善言笑入魏卒於勃海太守兄椿齡薛安都於彭城內

附除岐州刺史椿齡子璋鄉郡相璋弟玚位吏部郎性貪
婪多所受納鬻賣妻官皆有定價後以丞相高陽王雍之
婿爲豫州刺史爲政殘暴百姓患之卒於安南將軍光祿
大夫贈尚書左僕射子長卿太尉司馬梁祐北地人叔業
從姑子也好學便弓馬隨叔業征伐身被五十餘創景明
初賜爵山桑子出爲北地太守清身率下甚有聲稱歷太
中大夫從容風雅好爲談詠常與朝廷名賢泛舟洛水以
詩酒自娛遷光祿大夫端然養志不歷權門卒於京兆內
史崔高客清河人博學善文辭美風彩景明初位散騎侍
郎出爲楊州開府掾帶陳留太守卒官閻慶胤天水人博

識洽聞善於談論聽其言說不覺忘疲卒於敷城太守柳

僧習見其子虬傳

夏侯道遷譙國人也少有志操年十七父母爲結婚韋氏道遷云欲懷四方之志不願取婦家入咸謂戲言及婚求覓不知所在訪問乃云逃入益州後隨裴叔業於壽春爲南譙太守二家雖爲姻好親情不協遂單騎歸魏拜驍騎將軍隨王肅至壽春肅薦道遷兼戍南叛會梁以北為征虜將軍假武都王助戍漢中道為征虜將軍梁秦二州刺史鎮南鄭黑請道遷爲長史帶漢中郡會黑卒圖歸順先是仇池鎮將陽靈珍反叛南奔梁以靈珍爲征

遷乃擊靈珍斬其父子差首於京師江悅之等推道遷爲梁秦二州刺史道遷遣表歸闕詔賜璽書慰勉授持節散騎常侍平南將軍豫州刺史封豐縣侯遣尚書邢巒指授節度道遷表受平南常侍而辭豫州豐縣侯引表收業公爵爲例宣武不許道遷自南鄭來朝京師引見於太極東堂免冠徒跣謝曰比在壽春遭羌纘之酷申捏無所致此猖狂是改之來希酬貴遷宣武曰卿建爲山之功一簣之玷何足謝也道遷又當表報爲微逡巡不拜尋改封濮陽縣侯歲餘頻表解州宣武許之除南兗州大中正不拜道遷雖學未深洽而歷覽書史閑習吏幹好言宴務口實京師珍

三閭不毋有於京城西水次市地大起園池殖列蔬果延致秀彦時往遊適妓妾十餘常自娛樂國秩歲入三千餘匹專供酒饌不營家產每請孔融語曰坐上客恒滿樽中酒不空餘非吾事也識者多之歷華瀛二州刺史爲政清嚴善禁盜賊卒贈雍州刺史謚明侯初道遷乂拔漢中歸誠本由王穎與之計求分邑户五百封之宣武不許靈太后臨朝道遷重求分封太后大奇之議欲更乂三百户封穎與會卒遂寢道遷不聘正室唯有子數人長子大宇元廷歷鎮遠將軍南兗州大中正史性好酒居喪不戚醇醪肥鮮不離於口沽買飲噉多所費用父時田園貨賣略盡人間債猶數千餘匹穀食至常不足弟妹不免飢寒初道遷知史好酒不欲傳授國封史未亡前忽覺見征虜將軍房世寶至其家聽事與其父坐畢人密言史心驚懼謂人曰世寶爲官少閒必擊我也尋有人至云官呼郎隨召即去遣左右杖之二百不勝楚痛大叫良久乃悟流汗徹於寢具至明前京城太守趙卓詣之見其衣濕謂史曰卿昨夜當大飲溺衣如此史乃具陳所夢先是旬餘秘書監鄭道昭暴病卒史聞謂卓曰人生何常唯當縱飲於是晨酣遂甚羸後二日不能言缶之乃得語而猶虛劣俄而心悶而死洗浴者視其尸體大有杖處青赤隱起二百下許贈

鉅鹿太守初史與南人辛諶度遵江文遠等終日遊聚酣飲之際恒相謂曰人生局促何殊朝露坐上相看先後間耳脫有先亡者於良辰美景靈前飲宴儻或有知庶共歆饗及史亡後三月上巳諸人相率至史靈前仍共酌飲時日晚天陰室中微闇咸見史在坐衣服形容不異平昔時執盃酒似若歔欷但無語耳史家客雍儁明心有畏忌斂衽謙退便即僵仆狀若被毆史從兄欣宗云今是節日諸人憶弟暗昔之言故來共飲儁明何罪而被嗔責儁明便悟而欣宗鬼語如史平生并怒家人皆得其罪又發陰私竊盜咸有次緒史妻裴植之女也與道遷諸妾不睦訟閙

徹于公庭子籍年十餘歲襲祖封已數年而史第本等言其耶貝癇疾不任承繼自以與史同庶已應紹襲尚書裴籍承封道遷兄子抱史位咸陽太守道珍北海王安丘潁川辛諶漢中姜永等皆參其勳末道珍為齊州東平原相有能名安丘符堅丞相王猛玄孫也歷涉書傳位北華州刺史諶魏衛尉辛毗後也有文學位濮陽上黨二郡太守永善彈琴有文學位漢中太守永弟漾亦善士性至孝時潁川庾道者亦與道遷俱入國雖不參勳謀亦為奇士歷覽史傳善草隸書輕財重義仕梁右中郎將又至洛陽壞堵弊廬多與權乃秀交舊積二十餘歲

殊無官情後為饒安縣令頗有治績卒
李元護遼東襄平人晉司徒胤之八世孫也胤子順璠及孫沉志皆有名宦沉子根仕慕容寶為中書監根子後智等隨慕容德南渡河居青州數世無名三齊豪門多輕之元護以親平齊後隨父懷慶南奔身長八尺美鬚髯少有武力仕齊位馬頭太守雖以將用自達然亦頗覽文史言於簡牘後為裴叔業司馬帶汝陰太守叔業歸順元護率上下以俟援軍壽春未定元護頗有力焉景明初以元護為齊州刺史廣饒縣伯壽以州人聊世明圖為不軌元護誅戮所加微為濫酷州內飢儉表請振賑蠲其賦役但多有部曲時為侵擾城邑苦之故不得為良刺史也三年卒病前月餘京師無故傳其凶問又城外送客亭柱有人書曰李齊州死綱佐錢別者見而拭之後復如此元護妾伎十餘聲色自縱情慾既甚支骨稍消鬚長二尺一時落盡贈青州刺史元護為齊州經拜舊墓巡省故宅饗賜村老莫不欣暢及將云謂左右曰吾嘗以方伯簿伍至青州士女觀者若喪過東陽不可不好設儀衛哭泣盡哀令觀者改容也家人遵其誡子會讓正始中降爵為子會頑駿好酒其妻南陽太守清河房伯玉女也甚有姿色會不荅之房乃通其弟機因會醉殺之

子景宣讓機與房遂如夫婦積十餘年房氏色衰乃更嫁娶元護弟靜性貪忍兄亡未斂便剥妓服玩及餘物歷齊
郡内史
唐法友安定人也祖父南奔法友仕齊以膂力自効任安
豐新蔡二郡太守達宪戍主後與裴叔業同謀歸魏拜豫
州刺史苞信縣伯叔業卒後法友與裴植追成叔業志淮南
剋定法友有力焉壓華弁二州刺史後爲別將出淮南欲
解朐山之圍法友居渡淮而朐山敗沒遂停十年性靜自
安不競世利宣武末除濟州刺史廉利著稱又徙封梁氏
後卒於光禄大夫贈秦州刺史謚襄侯子景通襲善事元
又兼賂又父繼爲司空引景遠爲掾卒贈衛尉少卿子顗
襲走關西
王世弼京兆霸城人也姚泓之滅其祖父南遷世弼身長
七尺八寸魁岸有壯氣善草隸書好愛墳典仕齊爲軍主
助成壽春遂與裴叔業同謀歸誠除南徐州刺史封慎縣
伯後除東秦州刺史政任於刑爲人所怨有受納之嚮爲
御史中尉李平所彈會赦免後爲河北太守有清稱再遷
中山内史加平北將軍直閤元羅領軍元又弟也會過中
山謂曰二州刺史難復爲郡當恨恨耳世弼曰儀同之號
起自鄧騭平北爲郡始在下官卒贈豫州刺史謚曰康長

子會汝陽太守次子由字茂道好學有文才尤善草隸書性方厚有名士風又工摹書爲時人所服位東莱太守寵郡寓居潁川天平初元洪威構逆大軍攻討爲亂兵所害名流悼惜之

江悅之字彥和濟陽考城人也七世祖統晉散騎常侍避劉石之亂南渡祖興之父範之並爲宋武所誅悅之少孤仕宋歷諸王參軍好兵書有將略善得士有部曲數百人仕齊爲後軍將軍部曲稱衆千有餘人梁初以討滅劉季連功進號冠軍將軍武興氏攻破白馬進圍南鄭悅之大破氏衆還復白馬梁秦二州刺史莊丘黑死夏侯道遷與悅之及龐樹軍主季忻榮張元虎士孫天與等謀以梁州內附梁華陽太守尹天寶翠報向州城遂圍南鄭悅之晝夜督戰會武興軍至天寶敗道遷克全勳欵悅之天寶有力焉與道遷俱至洛陽壽卒贈梁州刺史追封安平縣子

謚曰莊悅之二子文遠文遜少有大度輕財好士士多歸之道遷之圖楊靈珍文遜奮劒請行遂手斬靈珍襲父封拜咸陽太守勤於禮接終日坐聽事至者見之假以恩顏屏人密問於是人所疾苦大盜姓名新渻吏長無不知悉郡中震肅奸息上政爲雍州諸郡之最後爲安州刺史善於綏納甚得物情時杜洛周鴈門等相繼叛逆

燕已南悉沒唯文遠介在群賊之外孤城獨守鳩集羌餘
旦耕且戰百姓甘樂爲用卒官長史訴愚祖等以文遠有
遺愛復推其子果行州事乃遣使表奏帝嘉
之除果通直散騎侍郎行宋州事時賊勢轉盛救援不
接果乃勞諸弟并率城人東奔高麗天平中詔高麗送果
等元象中乃得還朝文遠善騎射勇於攻戰以軍功位中
散大夫龍驤將軍
淳于誕字靈遠其先太山博人也後世居蜀漢或家安國
之桓陵縣父興宗齊南安太守誕年十二隨父向揚州父
於路爲群盜所害誕雖幼而哀感奮發頗資結客周湖之
內遂得復讎州里之間無不稱嘆景明中自漢歸朝陳伐
蜀計宣武嘉納之延昌末王旅大舉除驃騎將軍都督別
部司馬領鄉道統軍誕不願先受榮爵乃固讓實官止參
戎號又奉辭之日詔若剋成都即以益州許之師次劍
蜀人大震扁宣武晏駕不果而還後以客例起家羽林監
正光中秦隴反叛詔誕爲西南道軍司馬與行臺魏子建
共攀經略時梁益州刺史蕭淵猷遣將樊文熾蕭世澄等
率數萬圍小劒戍子建遣誕勒兵馳赴大敗之禽世澄
等十一人文熾先走獲免孝昌初于運以誕行華陽郡事
白馬戍後卒於東梁州刺史贈益州刺史諡曰莊

沈文秀字仲遠吳興武康人也父慶之南史有傳文秀仕宋位青州刺史和平六年宋明帝殺其主子業文秀與諸州牧立子業弟子勛子勛敗皇興初文秀與崔道固俱以後慕容白曜長驅至東陽文秀始欲降以軍人虜掠遂有悔心乃嬰城固守白曜既下歷城乃并力攻討自夏至春始剋文秀取所持節衣冠儼然坐於齋內亂兵入曰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執而裸送于白曜左右令拜文秀曰各一國大臣無相拜禮白曜忿之因至撾撻後還其衣為之設饌與長史房天樂司馬沈萬等鎖送京師面縛歌

罪宥死待為下客給以麤衣詔令良獻文重其節義稍亦嘉禮之拜外都下大夫太和三年遷外都大官孝文嘉其忠於其國賜絹綠二百匹後為南征都將臨發賜以戎服除懷州刺史假吳郡公守清於政寬不能禁止盜賊大興水田於公私頗有利益卒官子保沖後為徐州冠軍長史坐掾連口退敗有司處之死刑孝文詔保沖文秀之子可特原命配洛陽作部終身宣武時卒於下邳太守房天樂者清河人滑稽多智文秀被為長史督齊郡州府事一以委之卒于京師弟子嘉慶漁陽太守

張讜字處言清河東武城人也六世祖弘晉長秋父鄉華

慕容超左僕射讜仕宋位東徐州刺史及平徐兗讜乃歸順於尉元亦表授東徐州刺史遣中書侍郎高閭與讜對爲刺史後至京師禮遇亞於薛畢賜爵平陸侯讜性開通簡於接恤青齊之士雖疎賤於寵要勢家亦推慤陳款無所顧避畢眾敬等皆敬重之高允之徒亦相器待卒贈青州刺史謚康侯子敬伯求致父喪出葬冀州清河舊墓父不被許停柩在家積五六年第四子敬叔先在徐州初聞父喪不欲奔赴而規南叛爲徐州所勒送至乃自理後得襲父爵敬伯自以隨父歸國功賜爵昌安侯出爲樂陵太守敬叔武邑太守父喪得葬舊墓還屬清河初讜兄弟十人兄忠字處順在南爲合鄉令歸降賜爵新昌侯卒於新興太守贈冀州刺史讜妻皇甫氏被掠賜中官爲婢皇甫遂詐癡不能跣沐後讜爲宋冀州長史因貨千餘匹購求皇甫文成怪其納財之多引見之時皇甫年垂六十矣文成曰南人奇好能重室家之義此老母復何所任乃能如此致費也皇甫氏歸讜令諸妾境上奉迎數年卒後十年而讜入魏讜兄子安世正始中自梁漢同夏　侯道遷歸款爲客積年出爲東河間太守

卒

李苗字子宣梓潼涪人也父膺梁太僕卿苗出後叔父昶

時爲梁州刺史大著威名王足之伐蜀梁武命時拒足於涪許其益州及足退梁武遂改授時時怒將有異圖事發被害苗年十五有報雪志延昌中歸魏仍陳圖蜀計將軍高肇西伐詔假苗龍驤將軍鄉道次晉壽宣武晏駕班師後以客例除員外散騎侍郎即苗有文武才幹以大功不就家耻未雪常懷慷慨乃上書陳平定江南之計其文理甚切於時明帝幼沖無遠略之意竟不能納正光末三秦反叛侵及三輔時承平既久人不習戰苗以隴兵強悍且群聚無資乃上書以爲食少兵精利於速戰粮多卒衆事宜持久今隴賊猖狂非有素蓄雖據兩城本無德義其勢在於安汉日有降納遲則人情離阻坐受崩潰大風至風起逆者求萬一之功甚望深壘堅守勿戰別命偏師精卒數千出麥積崖大將深清高壘堅守勿戰別命偏師精卒數千出麥積崖以襲其後則汧岐之下群妖自散於是詔苗爲統軍與別將淳于誕出梁甯隸行臺魏子建子建以苗爲郎中仍領統軍深見知待每言中兼尚書左丞爲西北道行臺與大都督宗正珍孫討汾絳蜀賊平之及敕尒朱榮從弟世隆據部曲還都苗孝莊幸大夏門集群臣博議百寮計無所出苗獨奮衣起曰今朝廷有不測之危正是忠臣烈士効節之時請以一旅之衆爲陛下徑斷河梁莊帝壯而許

焉苗乃募人於馬渚上流以師夜下去橋數里放火燒舡
俄然橋絕與沒水死者甚衆官軍不至賊乃渉水與苗死
關衆寡不敵苗浮河而沒帝聞哀傷久之贈都督梁州刺
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河陽縣侯謚忠烈苗少有節操
志尚功名每讀蜀書見魏延請出長安諸葛不許歎息謂
亮無奇計及覽周瑜傳未嘗不嗟咨絶倒太保城陽王徽
司徒臨淮王彧並重之二王頗或不穆苗每諫責徽竇彧
隆極猜忌彌甚苗謂人曰城陽蜂目豺聲今轉彰矣鮮敗
琴書焉天命不可當世罕及死之日朝野悲壯之
及帝幽崩世隆入洛主者追苗贈封以白世隆世隆曰晉

爾時群議更一二日便欲大縱兵士燒猫都邑任其採掠
賴苗京師獲全天下之善一也不宜追之子曇襲爵
劉淵學彥先廣平易陽人也六世祖遵後晉元帝南渡父
宗之來寓江太守淵涉猟群籍善談咲善與人交飲酒至
一石不亂大安中與姊夫李疑俱来歸魏賜爵易陽子擢
拜南郡主書號為稱職時以也諸羌恃險作亂前後宰守
不能制朝廷患之以淵為北地太守淵推誠布信諸羌感
来歸款朝廷嘉之羣州人王叔保等三百人表乞淵為駿
奴戍主詔曰選曹已用人淵有惠政自宜他叙在任八年
遷雍城鎮將太和中改鎮為岐州以淵為岐州刺史轉秦

州刺史秦人恃險率多麤暴或拒課輸或害吏焉自前守宰皆遥領不入郡縣漾開示恩信誅戮豪横羌氐憚之守宰於是始得居其舊所遇車駕南伐以漾為東道都督秦人紛擾詔漾還州人情乃定仍與安南元英征漢中破賊軍長驅至南鄭垂平梁州奉詔還軍乃不克果後車駕南伐以漾為征虜將軍督統軍高聰等四軍為東道別將辟於洛水之南孝文曰與卿石頭相見漾對曰臣雖才非古人庶亦不留賊虜而陛下輒當醽醁曲阿之酒以待百官帝大咲曰今未至曲阿且以河東數石賜卿後與高聰等戰敗俱徙平州景明初宣武追録舊功拜漾為太尉司馬卒

子紹珍無他才用善附會好飲酒結託劉騰啓為其國郎中令襲子嘗求安中歷河北黎陽二郡太守所在無政績天平中坐子決業入於關中卒贈優擬伏法

傅永字脩期清河人也幼隨叔父洪仲與張幸自青州入魏尋復南還有氣幹拳勇過人能手執鞍鞽到立馳騁年二十餘有友人與之書而不能荅請洪仲洪仲深讓之而不為報永乃發憤讀書涉獵經史兼有才幹為崔道固城局參軍與道固俱降入為平齊百姓父母並老飢寒十數年頻貢強於人事藝力備弓得以存立晚為奉禮郎詣長安拜文明太后父燕宣王廟賜爵貝丘男除中書博士王

肅之爲豫州又以永爲王肅平南長史咸陽王禧廣肅推
信言於孝文曰已選傳脩期爲其長史雖威儀不足而文
武有餘矣肅以永宿士禮之甚厚永亦以肅爲帝眷遇盡
心事之情義至穆齊將魯康祖趙公政侵豫州之太倉口
肅令永擊之永量吳楚兵好以斫營爲事又賊若夜來必
於渡淮之所以火記其淺處永既設伏仍密令人以鼓盛
火凌南岸當深處置之敎云若有火起即亦然之其夜康
祖公政等果親率領來斫營東西二伏俠擊之康祖等奔
趣淮水火既竟起不能記其本濟遂望永所置火爭渡水
深溺死斬首者數千級生禽公政康祖人馬墜淮曉而獲
其尸斬首并公政送京師時裴叔業率王茂先李定等東
侵楚王戍請復令永將伏兵擊其後軍破之獲叔業傘扇
鼓幕甲仗萬餘兩月之中遂獻耕捷帝嘉之遣謁者就豫
州策拜永安遠將軍鎮南府長史汝南太守貝丘縣男帝
每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唯傅脩期耳裴叔業又
圍渦陽時帝在豫州遣永爲統軍與高聰劉藻成道益任
莫間等救之永曰深溝固壘然後圖之聰等不從一戰而
敗聰等棄甲奔愍弧永獨收散卒徐還賊追至又設伏擊
之挫其銳藻徙邊永免官尋而已不經旬詔永爲汝陰鎮
將帝汝陰太守景明初裴叔業將以壽春歸魏密遣永

及將迎納詔永為統軍與杨大眼安康生等諸軍俱入壽
春聞日而永在後故康生大眼二人並賞刘士永唯清河
男齊將陳伯之逼壽春公淮為寇時司徒彭城王勰廣陵
侯元衍同鎮壽以九江初附人情未洽兼臺援不至深
以為憂詔遣永為統軍領汝陰三千人先後之永至勰令
永引軍入城永曰若如教旨便共殿下同被圍守豈是救
援之意遂孤軍城外與伯之頻有剋捷中山王英之征義陽永為寧朔將軍統軍當長圍遏其南門齊
將馬仙琕連營相逼知解城圍永乃分兵付長史賈思勰并勢以擊伯之頻有剋捷中山
令守營舉自將馬步千人南逆仙琕賊俯射永洞其左股

永出箭復入遂大破之仙琕燒營卷甲而遁英曰公傷矣
昌遽營永曰昔漢祖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國家一帥奈
何使虜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極夜而返時年七十
餘矣三軍莫不壯之義陽既平英使司馬陸希道為露布
意謂不可令永改之永亦不增文采直與之改陳列軍儀
處置形要而英深賞之還京除太中大夫後除恒農大守
非心所樂時英東征鍾離表請永求以為將朝廷不聽永
每言曰馬援充國竟何人哉吾獨白首見拘此郡然於御
人非其所長故在任無多聲稱後為南兗州刺史年踰八
十猶能馳射盤馬奮矟當讌言者每自稱六十九還京拜

元禄大夫辛贈郢州刺史永嘗北芒於平坦處奮勇躍
馬盤旋瞻望有終焉之志遂葬杜預近好李沖王肅欲葬
附墓遂買左右地數頃遺物子叔偉此吾之永宅也永妻
賈氏留本鄉永至代都娶馬氏生叔偉及數女賈後歸
平城無男唯一女馬時子事賈無禮叔偉亦奉賈不順賈
不忿之馬先永卒叔偉經營葬事悉稱父命欲葬北芒賈疑叔偉將以
馬合葬遂求歸葬永於舊塋封貝丘縣事經司徒司徒胡國
珍感其所慕許叔偉葬焉賈乃邀訴靈太后太后從賈意
乃葬於東清河又永嘗宅北葬父母於舊鄉賈於此強
徙之與永同處永宗親不能抑葬已數十年矣棺為桑東
根所逓東去地尺餘甚為周固以斧斫出之於坎時人咸
怪叔偉殫力過人（繭乃一反）角騁見者以為得永武而不得永文
傳暨眼本清河人也七世祖由由子遵石季龍太常祖父
融南徙度河家于磐陽為鄉閭所重性豪俠有三子靈慶
靈根靈越並有才力融以自資謂足為一時之雄嘗謂人
曰吾昨夜夢有一駿馬無堪乘者人曰何由得人乘有一
人曰唯傳靈慶堪乘此馬又有弓一張亦無人堪引人曰
唯有傳靈根可彎此弓又有數紙文書人皆讀不能解人
曰唯有傳靈越能解此文融謂其三子文武才幹以駕馭

當世常從容謂鄉人曰汝聞之不萬虫之子有三靈此圖讖文也好事者然之故豪勇士多相歸附宋將蕭斌王玄謨寇碻磝時融始死玄謨強引靈憂為軍主將攻城攻車為城內所燒靈憂懼軍法詐云傷重令左右輿還營遂與壯士數十騎遁還斌玄謨命追之左右諫曰靈憂兄弟並有雄才兼其部曲多是壯勇如彭超戶生之徒皆一當數十人援不虛發不可逼也玄謨乃止靈憂至家遂與二弟匿山澤閒時靈憂從叔乾愛為斌法曹參軍斌遣乾愛誘呼之以腰刀為信密令壯健者隨之而乾愛不知斌之欲圖靈憂既至斌所遣壯士執靈憂殺之靈憂臨死與母崔氏訣言法曹殺人不可忘也靈根靈越奔河北靈越至恣師因說齊人慕化青州可平文成大悅拜靈越青州刺史貝丘子鎮平蘭城靈根為臨齊侯將鎮明潛靈越北入之後母崔氏遇赦免宋恐靈越在邊復三齊乃以靈越叔父瑒為冀州中從事乾愛為總陵太守樂陵與羊深閒河相對命瑒遣其門生與羊深伺靈越動靜瑒遂與母分離恩積遂與靈根離走靈越與羊蘭皆共相擊殺靈根離走靈越與羊蘭皆共相擊乾愛出迎之得免靈越聞之得免瑒復追靈越期不得俱渡臨齊人知劉靳殺之乾愛出郡門靈越亦不應者乾愛不以為惡勑左右出匿中烏皮袴褶令靈越代所著

服靈越言不遜乾愛云汝可看管王衣服見垣公也時垣
讓之為刺史靈越答言垣公垣公看此當見南國方主
豈垣公也竟不肯看及至斤杓宋孝武見而礼之拜冠州
司馬而靈越亦遷青冀司馬將軍郡後二人俱還定都靈
越意怕欲為兄復讎而乾愛初不疑防知乱愛嘗鴆良娑
菜食乃為作之下以毒藥乾愛飯還而亡後數年靈越為
太原太守升城後舉兵同孝武子子勛以靈越為訶
軍將軍子勛敗靈越軍被散亡為明帝將王廣之軍人分
拾為奴自我得賊何不即殺賣之主送詣宋
朝問云為劉問所負邪自殺靈越曰人生歸於死實無面
求活劭壯其送詣建康宋明帝欲殺宥靈越辭對如
一乃殺之豎眼即靈越子也沉毅壯烈少有父風入魏鎮
南王肅見而異之且奇其父節傾身禮敬表為參軍從
功累遷益州刺史高祭代蜀假豎眼征虜將軍持節領護
兵三萬先討巴北所至克捷豎眼性貪清素不營產業衣
食之外俸祿乘帛皆以饗賜夷首拊恤士卒撫蜀人以息
信為本保境安人不以小利侵竊有掠蜀人入境者皆移
送還本撿勒部下守宰肅然遠近雜夷相率款謁仰其德
化思為魏人矣宣武其嘉之明帝初屢請解州乃以元法
僧代之益州人追隨戀泣者數百里梁將趙祖悅逼壽春

鎮南將軍崔亮討之以豎眼為持節鎮南　軍司法僧既
至大失人和梁遣其衡州刺史張齊因人心怨入寇進圍州
城朝廷以西南為憂乃驛徵豎眼於淮南以為益州刺
史尋加散騎常侍西征都督率步騎三千以討齊給銅印
千餘須有假職者聽六品下校之豎眼既出梁州梁軍所
在拒塞豎眼三日中轉戰二百餘里甲不出身頻致九捷蜀
人聞豎眼復為刺史人皆恟迎於路者旬有百數豎
眼至州白水已東人皆寧業張齊仍阻白水屯寇殿前豎
眼分遣諸將水陸討之大破其軍齊被重創奔而退小劒
大劒賊亦捐城西走益州平靈文石爾書慰勞賜勑準留馬
馬

一匹寶劒一口後轉岐州刺史仍轉梁州刺史梁州人既得
豎眼為牧人咸自賀而豎眼至州遇患不堪綜理其子
敬紹嶮暴不仁聚花員眺色甚為人害遠近怨望尋假鎮南
將軍都督梁西益三州諸軍事梁遣其北梁州長史錫
休儒等十軍率衆三萬人寇直城豎眼遣敬紹摠衆赴
擊大破之敬紹頗覽書傳徵有膽力而奢淫倜儻輕為殘
害又見天下多事陰懷異圖欲杜絶四方擅據南鄭令其妾
兄害崐崘扇攬於外聚衆圍城敬紹謀為內應賊圍既合
事泄在城兵執敬紹白豎眼悉發疾卒來安
中贈吏部尚書仁齊州刺史孝武帝初贈司空公相州刺

史長子敬和次敬仲並好酒薄行傾側勢家敬和孝莊時以其父有遺惠於益州復為益州刺史至州聚斂無已好酒嗜色遠近失望仍為梁將樊文熾攻圍城降送於江南徐州刺史復以耽酒為土賊掩襲棄城走遂廢棄卒於家

張烈字徽之清河東武城人也孝文帝賜名曰烈仍以本名為字焉高祖悌為慕容垂尚書右僕射曾祖恂散騎常侍隨慕容德南度因居京都之臨淄縣烈少孤貧涉徵經史有氣槩時青州有崔徽伯房徽叔與烈並有令譽時人號三徽孝文時入官代都歷侍御主文中散遷洛為太子洗馬轉冠軍將陳顯達謀將入寇時順為太子詹事烈上書曰顯達江南荊州刺史實陽王禧憲官有素表請之詔侍臣各舉所知互有申薦者帝曰太子少保孫烈每論軍國事時有會人意處朕欲用之如何彭城王勰稱讚之遂除順陽太守烈到郡二日便為齊將崔慧景攻圍之七十餘日烈撫厲將士甚得軍人之和會東陽南討慧景遣走帝親勞之曰卿果能不負所寄烈謝曰不渴總鼎親駕臣不免困於大羊自是陛下不負臣非臣能不負陛下帝善其對宣武即位追録先勳封清河縣子尋以母老歸養積十餘

年頻遇凶儉烈為粥以食飢人家濟者甚衆鄉黨义此稱
之明帝即位為司空長史先是元义父江陽王繼曾為青
州刺史及又當權烈託故義之懷遂相謂附歷給事黃門
侍郎光祿大夫靈太后反政义义當出為青州刺史時議
者以烈家產畜殖家僮甚衆憚其有異恐不宜出為本州
改滄州刺史人安之後因辭老還鄉兄弟同
爨怡然為親類所慕卒於家烈先為家誡十餘言并自叙
志行及所歷之官臨終敕子姪不聽求贈但勒家誡立碣
而已其子質奉行焉質博學有才藝位諫議大夫烈弟僧
智字山容歷涉群書亡於談說有名於當世义諫議大夫
國子博士散騎侍郎徵並不起世號徵君焉好營墓教
役不已藏鏹巨萬他資稱是兄弟自供儉約車馬服玩
服布裳而婢妾紈綺僧皓友好滿朝戲不擇人是以獲譏
於世節閔帝時崔祖螭舉兵攻東陽城僧皓與同事事敗
死於獄中

李叔彪勃海脩人也從祖令嘉中與高允俱徵位征南
從事中郎叔彪好學博聞有識度為鄉閭所稱太和中拜
中書博士與清河崔亮河間邢巒並相親友三遷國子博
士本國中正攝樂陵中正性清直甚有公平之稱歷中書
待郎太尉高陽王雍以其器操重之尋除假節行華州事

為吏人所稱卒贈南青州刺史謚曰穆叔彪子述字道與
有學識州舉秀才拜太常博士使詣長安還除儀曹郎賜爵穀縣男稍遷尚平太守卒子豪字孟則
清簡有風緊博涉群書初襲爵穀男稍遷中書侍郎光祿大夫
兼散騎常侍使梁卒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
豪從容風素有名於時褒妻無子終竟不娶論者非之
路恃慶字伯瑞陽平清泉人也祖綽陽平太守恃慶有幹
用與廣平宋顯俱知名為鄉閭所稱太和中除奉朝請恃
慶從兄文舉有才望同推讓之孝文遂並拜焉累遷定
州刺史王深長史深貪暴肆意恃慶每進苦言卒贈左將
軍安州刺史謚曰襄子祖壁給事中恃慶弟仲信思令並
有令名官位
房亮字景高清河人也父法延譙郡太守亮好學有節操
太和中舉秀才為奉朝請後兼員外常侍使高麗高麗望
託疾不拜以亮辱命坐白衣守郎中歷濟北平原二郡太
守以清嚴稱後為東荊州刺史亮留心撫納夷夏安之時
邊州刺史例得一子出身亮不言其子而啓弟子起為奉
朝請議者稱之卒於光祿大夫贈撫軍將軍齊州刺史弟
詮悅字並歷位清顯
曹世表字景泉魏大司馬休九世孫也祖謨父慶並有學

問世表性雅正工尺牘涉獵群書為司徒記室與武威賈
思伯范陽盧高隴西辛雄並相友善侍中崔光鄉里書通
每稱袁之延昌中除清河太守臨官省約百姓安之孝昌
中為尚書左丞出行東豫州刺史遷東南道行臺至贈齊
州刺史

潘志基字紹業長樂廣宗人也父秉冀中書侍郎永基性
通率輕財好施為長樂太守時高榮攻信都永基與刺史
元孚同心防捍力窮城陷榮欲害孚永基請以身代孚免
永安二年除潁川太守遷東徐州刺史永熙中為車騎將
軍左光祿大夫尋加儀同大將軍復除東徐州刺史前後在

州為吏人所愛卒贈尚書右僕射司徒公冀州刺史子子
義子智子義雙孝涉有父風位隋至尚書右丞

永元旭字君昇本樂陵人也頗涉子史開解九流稍遷尚
書度支郎中神龜末以選不精大加沙汰元旭與隴西
辛雄范陽祖瑩太山羊深西平淳于恭並以才用見留尋
兼尚書右丞仍郎中本州中正時關西都督蕭寶寅啓云
所統士庶食唯一月明帝大怒詔問所由録令已下皆推
罪元旭入見御坐前屈指校計寶寅狼狽乃踰一年事乃
得釋後遷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天平中復拜尚書左丞転
無風操俛仰隨俗性多機數自容而已於時朝廷分汲郡

河內二泉扶風之地立義州置關西歸款大除元祖義州
刺史卒官
論曰書著形勝南鄭要險乃建鄴之府蜀成桓之喉咽張
叔業負侯道遷體運知機釋然歸起舉地而來功誠西戎
其以大啓封疆貶秩免官矣植不恒其德啓小忘
大斯所以顛覆也豹才行將略不遂其終惜哉李磊王江
雖復因人成事亦為果決之士淳子誕好立功名有意竟
不遂也文秀不回有死節之氣非有自蒙嘉禮遂乃予兇
刑義在我欲其罵人忠義可不勉也張讜觀機委質憑恤
流離亦仁矧矣季苗以文武著況毅過人臨難既然舊
斯大節踰忠履義沒而後已仁必有勇其斯人之謂乎劉
藻傳末宣眼文武器幹知名於時暨眼加以撫邊導俗風
化尤美方之二子固已優乎抑又魏世良牧張烈早有氣
尚名輩見知趣捨沉浮俱至顯達雅道正路其殆病諸季
路器尚所及俱可觀者家風彩詞涉亦當年之俊乂房亮
曹世表潘永基朱元旭拔萃從官咸享名器各有由也

列傳卷第三十三

北史四十五